2026年11月6日 星期五 老年日报

执行主编：刘琳佳 责任编辑：刘雪娇 电话：(0451)84612187 E-mail:lnliuxuejiao@163.com

丝线绕指 花开不朽

G 国韵非遗

缠花是中国非遗里最安静的一种浪漫。不靠笔墨，不靠窑火，只用一根丝线、一片纸坯、一截铜丝，把易逝的春色缠成不会凋零的永恒。它从宋人簪花的风雅里走来，在明清闺阁与乡野间生根，如今又悄悄别在年轻人的发间与衣襟上。



北宋年间，簪花是街巷寻常风景。男女老幼都爱在帽檐鬓边簪一朵鲜卉，可花总会谢。古人不肯认这点遗憾，便拿丝线仿花，把绢、纸、铜丝裹进层层彩线里，做出不谢的像生花。宋人诗里写过彩树对缠花，那是这项手艺最早的剪影。从那时起，缠花就不是单纯装饰，而是把时间按住、把祝福留住的执念。

明清是缠花最热闹的时节。它从宫廷雅玩滑入民间烟火，在湖北英山、闽南大地、客家村落各自开出不同的枝丫。英山缠花像立体工笔画，牡丹凤凰、蝙蝠石榴，用色浓烈，针脚细密，孩子戴虎头帽、姑娘出阁、老人做寿，都能在花叶里找到对应祝词。闽南叫它春仔花，红丝线缠出小鹿小龟，鹿谐音禄，龟寓意寿，新娘头上颤巍巍一对，是年年有余的念想。客家缠花清雅些，婚嫁节庆里缀着珠玉，随先人渡海入台，把中原旧俗缠成了两岸共用的乡愁。

做缠花极考人手。先画样，再剪硬纸坯，糊上铜丝做骨。丝线要劈得极细，一缕拆成两缕、四缕，指尖捏着线头，顺着坯架斜斜缠上去。角度要稳，力度要匀，露了纸底就破了相，缠得太紧会勒出勒痕，太松则光不透。不用胶，不靠钉，全凭线与线之间彼此咬住。一朵巴掌大的牡丹，可能耗掉三五天；一套凤穿牡丹发冠，要缠出几十片花瓣再逐层攒起。手作者常说，缠花练的不是手，是心，心浮了线就乱，线乱了花就哑。

这也是缠花最动人的地方。它把中国人对吉祥的想象，拆成可触摸的细部：石榴多子，松鹤长寿，并蒂莲成双，蝙蝠衔钱是福在眼前。人生节点被丝线串起来，出生、出阁、贺寿、送别，都有一朵对应的花替人开口。鲜花讲刹那，缠花讲长久，前者是天地的馈赠，后者是人的不舍。

近几十年，缠花一度悄悄退到箱底。老艺人越来越少，年轻人嫌慢。转机出现在非遗被重新看见之后。英山缠花进了省级名录，传习所里坐满了来学线的姑娘；陕西、深圳、黄州的传承人也把缠花做成胸针、耳饰、汉服配饰。大学生在社团里绕梅花，设计师把缠花绣进裙摆，直播间里一双手绕线绕到凌晨，弹幕刷着原来老手艺可以这么新。

缠花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。它的骨是铜丝，肉是纸，魂是丝线，而温度永远来自指尖。一朵花被缠住的那一刻，春天就被留下来了。我们今天重新喜欢缠花，不只是怀旧，是终于懂得：有些美不需要喧哗，一线一线慢慢绕，也能绕出山河岁月，也能让一朵花，真正开成不朽。

本报综合

Y 一姓一史

姬脉遗泽 以国为氏

鲁姓的主源，可追溯至西周初年的王族支系。周武王之弟姬旦受封于鲁，因需留朝辅政，由其子伯禽就封曲阜，建立鲁国。鲁国遵周礼、重礼乐，存续近八百年，至顷公时被楚所灭。亡国之后，部分公室子孙以故国为氏，从此有了鲁姓。这一支血脉，把周代礼乐记忆写进了姓氏里。

鲁国初封时，疆域不过百里，但凭借姬姓宗亲身份，地位显赫。伯禽治鲁，推行周礼，三年乃成，与齐国的简政速成形成鲜明对比。此后鲁国虽在春秋诸侯争霸中不算强国，却以保存周礼最完整而著称，孔子曾感叹鲁国是周礼的活标本。这种文化底色，深深影响了鲁姓后人的气质取向。

秦汉之际，鲁姓从故土向关中移动。东汉以后，扶风一带鲁氏显赫数代，鲁恭、鲁丕兄弟以经学名世，扶风郡由此成为鲁姓重要郡望；与此同时，族人向河南新蔡迁衍，形成新蔡郡望，再沿皖北、苏北缓缓铺开。东汉末，鲁肃举家渡江，把这一姓氏带进江南门第，也为日后东吴的鼎立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眼光与粮草支撑。

永嘉之乱起，中原士族南渡，鲁姓随之广布江东；唐代南北并重，宋元避兵火入闽粤、转湖广；明初洪洞移民把鲁姓分迁至京畿中原，清代又随闯关东风气进入东北。如今鲁姓以山东、安徽最集中，约占汉族鲁姓四成，且在满、蒙古、彝、白等民族中均有分布。每一次大规模迁徙，都让鲁姓在保留祖地记忆的同时，与当地文化发生融合，形成新的地域特征。

鲁姓的家族气质，偏文而不佞、直而有节。三异堂、五经堂、扶风堂等堂号，记的是德化治政与经学传家。从战国鲁仲连不帝秦，到西晋鲁褒著《钱神论》，再到东吴鲁肃指困济友，鲁姓人物多带一股清峻克制：不张扬，却把底线守得很稳。鲁仲连一诺千金，鲁褒讽世入骨，鲁肃沉稳大度，三代鲁姓名士各有风骨，却都透着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定力。

鲁姓从国名中来，经礼乐浸润，在迁徙里扩容，最后落进寻常巷陌，依旧带着一点周代旧风。从曲阜的礼乐之邦，到扶风的经学世家，再到江南的谋士风范，鲁姓的每一步都踩在中国历史的节拍上，既保留了宗族记忆，又不断吸纳新的地域养分，最终汇成一条绵延两千余年的姓氏长河。

本报综合

D 德育故事

薛瑄复性

【原文】

明薛瑄修己教人，以复性为主，言动咸可法，皆呼为薛夫子。时公卿见王振多趋拜，瑄独屹立。振趋揖之，瑄亦无加礼。乃诬瑄受贿，下狱论死。子三人，愿一子代死，二子充军，不允。及当行刑，振苍头泣于爨下。问其故，泣益悲，曰："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。"振感动，乃免。

许止净谓：薛夫子将行刑，而王振之苍头乃悲泣，岂非盛德感人，有不可思议者乎？三子求代死不允，而见苍头一泣得解，可知虽残忍小人，恻隐之心仍在。

【译文】

明朝的薛瑄，修养自己、教导别人，都以恢复人的本善之性为主要宗旨。他的一言一行，都值得世人效法，人们都尊称他为"薛夫子"。当时朝廷公卿大臣见到权宦王振，大多急忙上前拜见；唯独薛瑄挺然直立，不行趋拜礼。王振上前向他作揖，薛瑄也只是以平常礼节回应，并不特别加礼。王振因此怀恨在心，就诬陷薛瑄受贿，把他关进监狱，判处死刑。薛瑄有三个儿子，请求让一个儿子替父亲死，另外两个儿子充军，来赎父亲的罪，但王振不允许。等到快要行刑时，王振家的老仆人在灶下哭泣。王振问他原因，他哭得更悲伤，说："听说今天薛夫子要被处刑了。"王振被感动，于是赦免了薛瑄。

许止净评论说：薛夫子即将受刑，王振家的老仆人却为他悲泣，这难道不是薛瑄深厚的德行感动了人，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吗？三个儿子请求替死没有被允许，却因为老仆人一哭而得以免罪，可见即使是残忍的小人，他内心的恻隐之心仍然存在。

中华故事

袁枚为诗名所掩的循吏

江苏南京小仓山一带，曾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园林，是为随园。这里南临雨花台，西南有莫愁湖，北面是钟山，东面为朝天宫，可谓金陵胜景尽收眼底，"其间山水之佳，楼台之美，花木之盛，觞咏之繁，久已图不胜图，记不胜记，见于诗歌更不一而足"。

随园的主人自号随园老人，并写就著名的《随园诗话》，死后亦葬于随园，墓室位于小仓山南岭随家仓的百步坡上。他，就是清代著名的诗人、散文家袁枚。

袁枚（1716年—1798年），字子才，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他天资聪慧，12岁入县学，23岁中举，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，24岁的袁枚就考中进士，名列第二甲第五名，入选翰林院庶吉士，一时名满京城。翰林院"散馆"后，袁枚出京做官，历任江苏溧水、江浦、沭阳、江宁等地知县。

袁枚的诗人与散文家的身份太过出名，以至于让人忘记了他也曾有一段为官经历。袁枚担任知县的时间虽然不算长，但廉洁奉公、勤勉尽责，敏而能断、不避权贵。他深知一个人、一个家庭如果长年打官司，必然导致家道中落，所以无论大小诉讼，袁枚都是有案即审、有案即判，从不稽留耽搁，力求公正无私，以使百姓免于词讼之累。

袁枚一生淡泊名利、进退自如。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，他在南京买下一座荒废的园林，改名为"随园"。此后，袁枚辞官归隐，定居南京，精心修筑随园，在此生活了半个世纪。

翁宏业